目　录

前言……魏振沂（1）

文峰区概况……葛晓英（1）

省立安阳中学一九四七年南迁直至
获得新生的前前后后……段子常（6）

随校南迁简历记……张光济（23）

忆学生空运南迁……彭振河（37）

一位“日寇大院街大屠杀”幸存者的口述
……刘庆云口述　阎玉新　张　坚整理（45）

拒买日语课本与怒砸大烟馆……梁向新（51）

卢沟桥事变后省立安阳中学
南迁纪实……段子常（59）

国衰难　民受欺——蛮横的日军在
彰德县运动会上……任士良（71）

拆除阎王庙　兴建大公学校……陈景熙（73）

吉鸿昌与安阳红枪会……韩　澍（76）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我所知道的牛子明烈士
（附记：关于牛子明烈士生平事迹及武装起义情况）……张敬之（83）
安阳古物保存委员会及古物南迁…梁福臻（95）
安阳最早的话剧团体——
江枫剧社……张敬之（106）
光复至解放前安阳城内的报纸…张敬之（110）
安阳电灯公司开创之概述……周际和（114）
十六两秤星的传说……阎玉新（117）
文峰塔名之由来……骆秉正（119）
安阳古城城门及街道的名称
……苗瑞增　整理（121）
安阳文史资料征集提纲（转载）……（125）
政协安阳市文峰区第二届委员会文史资料
委员会委员和已聘请的撰稿员名单…（136）
编后话……编者（137）

文 峰 区 概 况

葛晓英

文峰区是以豫北重镇安阳古城为主体的一个老城区；东与郊区搭界，南与安阳县接壤，西与铁西区毗邻，北与北关区相连；总面积约为9平方公里；人口12.6万，汉族占全区总人口的99.9%，其他有回、朝鲜等9个少数民族。

建于五代后周广顺二年（公元952年）的文峰塔，矗立古城之内，故区名为文峰。安阳古城素以历史悠久著称，为宋、元、明、清历代州府县衙所在地，堪称方圆百里之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中心。一九四九年五月六日安阳古城解放后，安阳专署、安阳市、安阳县等各级党政领导机关，曾先后设在城内仓巷街、东大街、冠带巷、甜水井街、北门东街和九府胡同等处，随着城建的发展，于一九五八年先后迁出。

据安阳县志记载，安阳古城筑成于明代洪武初年（公元一三六八年），计九里一百十三步。

外砖内土的城墙，四座雄伟的城门和城墙角楼以及城内的鼓楼、钟楼、大士阁、府城隍庙、韩忠献公庙和天宁寺等，标志着古城建筑的特色。但屡经水灾、地震和战争，古老建筑遭到严重破坏。解放后，由于各级人民政府的重视，对古城文物进行了维修和保护。重建了钟楼，翻新了府城隍庙，维修了文峰塔和大士阁，重点保护了“四绝碑”和“小白塔”。现在，这些地方已经成为中外学者研究古代文化的宝库，人民群众参观游览的胜地。

辖区大街小巷共有145条。街道多为垂直交叉，布局呈棋盘式，交通十分方便。三角湖、褡裢坑、沙帽坑、后仓坑、马莲坑等五个较大的坑塘点缀其间。其中三角湖早已建成游览公园，新修了城墙角楼，增建了环湖长廊，新建了人民公园和环城花园，再现了古城风貌。庭院多为四合院，一层瓦房较多，质量较好，保留着古城建筑的风格。新建了许多大厦高楼，美化了市容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，在“对外开放，对内搞活”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方针、政策指引下，文峰区工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，出现了新的生机，增强了内部活力。截止一九八七年

底，全区有区、街工厂63个，年产值3558万元，年利润81万元。工业产品有染料助剂、电线、锅炉、钢管、钢刷、金属家具、服装、内衣、布鞋、灯泡、硅酸钾、糕点、汽水、冰糕、混凝土构件等100多个系列，计300多种产品。染料助剂厂生产的MF扩散剂，荣获省优质产品。电线厂生产的裸体线、花皮线，连续四年获省同行业质量检查评比第一名。金属家具厂的产品，质优价廉，名列省同行业前茅。文峰区辖区工业基础较好，有安阳内衣厂、一制药、化纺厂、胶鞋厂、自行车厂等规模较大的工厂73个，年产值28679万元，年利润1600多万元。安阳内衣厂的“盾牌”内衣产品，畅销四十个国家和地区，架起了通往五大洲的桥梁。

解放前安阳古城商业只有一些规模很小的私营百货、布庄、花行、土产日杂铺、中西药店、饮食店和一些流动商贩。店铺主要分布在东大街、西大街、中山街、北大街、府城隍庙和高阁寺一带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，区、街商业大力发展起来，截止一九八七年底计有69个行业，年经营额1783万元，上交国家税利42.6万元。个体工商户1398个，其中，年收入万元以上的有一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百五十多个。为了活跃城乡经济，方便人民群众生活，几年来，开设了北门西街、北马道、大胡同口等小商业市场，在鱼市街口、平安街口、园南路、师东路等处办起了农贸市场十八个。改建后的北大街，环境优美，店铺林立，百货齐全，市场繁荣，是文峰区最繁华的一条公园式的商业街。

文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很快，现已成为安阳文化教育中心。解放前，有中小学十七所，师生5703人。一九八七年，有大中（包括中专等）小学42所，师生35523人。此外，辖区内还驻有市管剧团、曲艺队4个，有市、区和部门办的影剧院12所。解放前，辖区内仅有医院2所，个人诊所32个，医务人员82人。截止一九八七年底，有市管医院7所，区级医院2所，有工厂、街道医疗卫生所37个，个人诊所30个。仅在文峰区灯塔医院工作的卫生医护人员，就有高级的53名，中级的112名，初级的48名。辖区内还有4个中西制药厂，7个医药门市部。人民群众对医疗药物的需求，有了很大的改善。

39年来，文峰区与伟大祖国同步，经历了恢复时期、建设时期、“十年内乱”、“两年徘徊”

之后，跨进了新的发展时期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正确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给文峰区的发展注入了无限的活力，全区人民以经济工作为中心，实行对外开放、对内搞活，在改革中开拓前进，使文峰区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。如今，文峰区已经成为一个工业发达，科技人员荟集，文教事业先进，商品贸易昌盛，环境整洁优美，社会安定团结的崭新城区。

省立安阳中学一九四七年南迁直至获得新生的前前后后

段子常

一九四七年，我在河南省立安阳中学任教务主任。那时，徐德一担任学校的校长。徐德一是安阳城西水冶天池村人，一九三三年于河南大学数学系毕业后，曾相继在新蔡县中、南阳县中任教，一九三九年省立安中南迁内乡时来到学校任数学教师，后任教务主任，一九四六年春学校回迁安阳张天骥辞去校长职务后接任校长。他任教务主任时我是训育主任，他任校长后我接任教务主任。另外，吴培林任学校的训育主任，李俊林任总务主任。学校当时共有教职工三十人，有学生十个班共五百一十人。

这年四月八日，解放军刘邓大军开始攻打安阳城。盘据在安阳城内的国民党四十师和一些土匪大王，负隅顽抗。战斗持续了二十多天，解放军撤围南下。但是，安阳城内的紧张局势并没有因为解放军撤去包围而缓和。因为当时的安阳城

实际已经成为一座孤城。北面邯郸一带，早已在高树勋起义后获得解放，漳河沿岸已是解放区。南边四十里的汤阴县城，也在活捉孙殿英、全歼国民党第三纵队后获得解放。南北铁路交通全部中断。龟缩在城内的一些国民党反动派的顽固分子，已预感到安阳城朝不夕保，末日来临，纷纷策划南逃。他们算计安阳城内十几所学校的数千名学生是一股很不小的势力，积极谋划要把这批学生迁往南去，绝不能留给共产党。于是，由国民党的安阳专员公署和县参议院议决，准备向南京政府请愿。请愿的内容大致有三点：一、安阳城内的军队和老百姓都没有粮食吃，要求空运粮食；二、安阳城内的四千多名中、小学生应空运到后方，不能叫共产党吸收走、三；安阳城内各大商号存放有大批棉花，应空运走，不能留给共产党。据说当时是由专员公署的秘书霍本质率领着一个请愿团，到南京找一个安阳籍人张金鉴活动的。张金鉴是南京国民党的立法委员，活动能量很大，经他极力周旋，南京方面批准派陈纳德的航空队来空运棉花和学生。

当时，我们的学校已上不成课。孤城内食粮奇缺，粮价飞涨，国民党军队又天天大批抓伕修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筑工事，甚至抓学生去当差，闹得人心慌慌、一片混乱。学校只好让学生就近有家的就分散回家，有亲友的投亲靠友，还有一部分远乡的回不了家的，由学校出面组织到保甲里值勤当差，一来可免去出城修工事，二来混碗饭吃。记得有几天也见到国民党的飞机来空投粮食，但大部分都投到了城外，落到城里的又都被军队抢走，老百姓仍然没有吃的。

就在飞机空投粮食后不久，我们在学校里就听到了要空运学生的消息。一些老教师曾在一起议论，也有一些学生来学校打听，大家都觉得与其困死在安阳，倒不如暂时出去躲躲再说；在这儿困着，要吃没吃，上课上不成，还得去当差，冒生命危险，所以，都愿意往南走，到平和一些的“后方”去教书学习。不久，专员公署和县政府召开各学校负责人会议，通知说接到了命令，命令学校全部南迁。当时，徐德一校长因到开封省教育厅要经费（因学校经费常常不能按时发下来），学校里由我和吴培林、李俊林负责，记得是我去开的会。我开会回来后，马上召集全体教师商量，是走还是不走，如何走法。先前听到让走的消息时，大家因饥饿和慌乱都想走，现在真正

叫走时，问题又多了。大家纷纷提出，我们走了，家属留在安阳，生活怎么办，到南边后怎样上课，教具设备怎么办？没有办法，最后决定我和申尚志留下照管家属，吴培林带领师生坐飞机走。此后，由教务员庞华堂造了乘机人员花名册并送交给县政府。当时，专署和县府曾组织了一个空运学生的专门机构，我们学校花名册上的学生是五百一十人，教职工二十六人。很快就接到通知，安中第一批上飞机走。

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九日，全校师生一大早就来到学校集合，由吴培林带队，前往城北飞机场。当局命令，乘机者每人只准带十公斤行李，所以，人人只能带个薄被子和随身穿的衣服。我没有送大家到机场去。那知中午时他们又回来了，说是在飞机场等了很长时间，飞机却不起飞了，让第二天再走。这样来回一折腾，许多师生思想有了波动，但事到如今，不走也没有办法，只好听天由命。

二十日早天刚明，师生们又到校集合了。记得那天天气很好。我觉得我应该送大家到机场去，于是，跟随大家步行到了机场。八时左右，专署和县府的一些官员已经在机场等候。在机场

上，还见到许多安阳的名流士绅和家眷，他们很想先上飞机，印象最深的是前任安阳县长张韶华的家属，由张韶华的父亲领着，吵吵闹闹，非先上飞机不可。后来，有一个官员出面干涉说："其他人不能上飞机，先让学生走。"又问我们："安中的谁带队，学生花名册带来没有？"我回答说："带来了。""按花名册点名，有一个名上一个人！"那个官员命令着，一边让我同他一起站到飞机前点名，点一个名上一个人。有三、四架飞机，大小不一，大的有三个头，能坐八十多人，小的是单头的，坐三、四十人。飞行员都是美国人，全光着脊背。飞机只把师生们送到新乡，从新乡转乘火车到郑州。这三、四架飞机二十多分钟飞个来回。一上午，安中的师生就全被运走了。只剩下我一个人，步行回到学校家中时，已经中午一点多钟。

之后几天，听说安阳的其他学校师生也先后坐飞机迁走。除有我们省立安中，还有省立安阳第二高中、安阳男子师范学校、县立女子师范学校、崇真中学、彰德中学、大公中学、建国学校、县立中学、斌英中学、崔家桥的建勋中学。另外，还走了一些小学高年级的学生和小学教

师，共约四、五千人。空运学生都是到新乡，由新乡转乘火车到郑州；空运的棉花和军队则都是直飞郑州。后来听说，运棉花和军队是主要的，因为运棉花可以赚钱，只是交叉空运学生的。

到了九月初，有人捎信来，说省立安中到郑州后，学校办公处设在了郑州城里东大街，希望我能想法把教师的家属们送去，因大家都不放心。这时，许多家属也经常到学校找我，一来打听情况，二来诉说生活上的困难。我也只好去找专署和县府的人交涉。开始时，那些人都推托不管。事隔不久，忽然接到了通知。让各校留守人员到县政府开会。那天到县政府去开会时，我去得很早，可人一直到不齐，所以，等了好久才开始。记得会议的内容主要是说空运教师的家属的问题，有几条要求：一、当局要求教师家属都得南迁，但必须是教师本人的直系亲属；二、教师家属和学生不一样，学生坐飞机免费，家属要拿钱坐飞机，每人二十五万；三、各校马上造花名册交来，年龄太老不能坐飞机的不用走。散会回校后，我马上找申尚志商量，由他先造个花名册，我到各家去联系。结果是愿意走的的都陆续交来了钱。我俩把集中起来的钱和花名册一同交

了上去。走的那天，已是学校迁走后的一个多月，记得是九月二十几号。各家分头于早八时来到飞机场，男女老少有四十多人。到飞机场时间很早，等的时间很长，记得过了中午才爬上飞机。飞机是从安阳直飞到郑州的。

到郑州机场下了飞机后，已近傍晚。郑州机场离郑州城里有几十里路。我领着这老老少少几十口，既无车可雇，又没有客店，眼看着天黑了下来，感到十分为难。赶巧碰到了我在北平大学时的一位老同学，他叫和子平，在郑州机场管地勤运输。我求他帮忙。他给我们找了一辆大卡车。男女老少挤了满满一车。就这样，总算平安到了郑州城内，找到了位于东大街路北的学校办公处。学校办公处只有谢懋修一个人，学校这时已迁到南边新郑县。我们在郑停了一天，雇了几辆大马车，来到了离郑州九十里的新郑县人和寨的流亡学校里。

人和寨位于丘岭地带，是当地较大的村寨，寨外岭坡上到处都是枣树林和柿树林。学校的校部设在寨里给腾出的一个小院里，教师和学生分散住在老乡家里。我到那里时，学校已经开了课，听说是九月一日开课的。学生上课没有教室，各

班都分别在寨外的小树林里上课。学生每人做了个小马扎，腿上放块木板；教师把小黑板往树上一挂，就是课堂。尽管这样，也必须照常上课，因为不上课的话，是没有办法安定下这么多人的。

学生们的生活很艰苦，住的都是地铺，吃饭是一个班一个集体伙房，天天是玉米面馍加咸糊糊。因吃不上菜，学生常有生病的。但由于有书读，尽管人人都思念着家乡，但情绪开始时还是稳定的。

天气逐渐变寒，大家离家时因为上飞机有规定，谁也没有携带御寒的衣物和被褥。学校多次派人到上边去反映，上边就给应付一些所谓“美国救济品”。这些美名的“救济品”，说是总统夫人专程到美国乞讨来的，一是一些破衣服、破皮鞋，那些破皮鞋是又窄又长，根本不能穿也没人要；破衣服也不够每人分一件，分不停当，就抓“纸蛋”。记得徐校长和魏文远老师每人抓了一件破呢子上衣，别人还挺羡慕。我抓了一件破上衣，又宽又大，不能穿后来送了人。还有发来的“救济品”是一些奶粉和罐头，奶粉也是听装的，罐头多是胡萝卜丁，学生和教师每人能分几

听。但天天要吃饭，这几听“救济品”又能解决什么问题？教师们的津贴常常不能按时领到手，市场物价飞涨，领来工钱也已不值什么了，只好让家属们到野外挖野菜。学生们也都去挖野菜。渐渐，野菜也挖不着了。在难以忍受的饥寒交迫的情况下，课也不能正常地上了。大家开始怨声载道，有人说：“要知这样，还不如在家不出来的好！”……师生的情绪越来越坏，直至发生了学生们集体找到训育主任吴培林的住处要揪打他的事件。

一天晚上十点多钟时，几十个高年级学生手持棍棒来到教师住的校部，要找吴培林“算帐”。吴培林是三青团安中的区队长。当时，徐德一校长去郑州要经费不在校，吴培林闻讯后早已吓得躲藏起来。学生们找不到吴培林，吵嚷着不散，几个教师都劝说不下。我听说后连忙赶去时，只见院里院外都是学生。我哀求大家：“我们是在逃难呀，这不比在家，有啥事可以提出来，打人不是办法……”。可是同学们不听我这一套，非要找“吴电光”（同学们称吴培林的绰号）出来打他一顿不可。我阻挡不住，急得哭着让同学们要打就打我，同学们才一边警告吴培林要小心，一边分

散回去。事后，徐校长从郑州回来专门开会研究处理。教师们都非常理解学生们的心情，认为不能难为学生。最后，徐校长亲自召集全体学生开了个大会，向学生们解释说："我们是在难中，有意见可以向学校提，但不能打老师。生活困难应该相互体谅。"

进入四七年十一月时，就根本上不成课了。因为人和寨的附近已经有解放军在活动，常常有消息传来，说解放军就要过来了。有人一听说解放军要来，卷起铺盖就往郑州跑，到郑州听说没有事，就又跑回来。这样折腾了两回后，我们几个主事人都觉得这样下去总不是办法，就又商量重新找地方迁移。于是，徐校长出面托熟人找到郑州北面广武县的一个县政协秘书，他叫张蕴之，是安阳籍人，同意学校迁往广武县，并说广武比较安定。很快，就有人捎信来，已经给找好了地方。

记得向广武出发的那天是一九四八年的元旦。徐校长已先行去了广武，吴培林带着学生走，薛玉成领着家属们随后，我和申尚志留在最后负责收拾一下学校存有的简便财产，我们两家的家属随我们一起最后走。就在学生和大部家属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